

## 北辛文化陶鼎研究

贾文彪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jiawenbiao@lnnu.edu.cn)

**摘要:**海岱东夷文化是海岱地区东夷族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它自北辛文化起,历经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三个时期,前后贯穿3000余年。海岱东夷文化属于鼎文化系统,从贯穿海岱东夷文化始终并为主导器物的陶鼎分析,海岱东夷文化最初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两侧的鲁中南和鲁北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中期至岳石文化时期,遍布整个海岱地区。北辛文化陶鼎是海岱东夷文化陶鼎的源头,为进一步探究其内涵与特征,通过对北辛文化陶鼎的分期、年代和型式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北辛文化陶鼎可分为A、B、C、D、E五型,Ca、Cb、Da、Db、Dc五个亚型,I、II、III三式,早、晚二期,前后持续约700年,是大汶口文化陶鼎的直接来源。

**关键词:**北辛文化;陶鼎;型式;分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sup>[1]</sup>。陶鼎是中华文明多元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陶鼎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黄淮流域裴李岗文化的裴李岗和贾湖遗址。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陶鼎已扩散到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栾丰实把海岱龙山文化陶鼎分A、B二型,I-X式<sup>[2]238-239</sup>;张之恒认为陶鼎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和晚期的主要陶炊器<sup>[3]</sup>;王兴唐从裴李岗文化陶鼎的型式、分

期、年代、渊源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裴李岗文化陶鼎经历早、中、晚三期,最早的陶鼎可能源自乳钉三足器<sup>[4]</sup>;韩建业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鼎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中原地区陶鼎是夏商周铜鼎的主要基础<sup>[5]</sup>。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陶鼎始于北辛文化时期,贯穿于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晚段,海岱地区陶鼎盛极一时,成为当时陶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同时对周邻文化陶鼎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陶鼎成为海岱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重要陶器,其功能主要是用作炊器,也作随葬品和明器。目前有关北辛文化陶鼎还未

[收稿日期]2025-01-21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校基本科研项目“辽东半岛南端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互渐研究”(LJ112410165007);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2024BSW023)

见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本文以北辛文化陶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分布、型式、分期、年代的综合研究,进而揭示北辛文化陶鼎的发展过程与演变规律,以祈有裨益于对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作深入的探究。

## 1 北辛文化陶鼎的分布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单位多次对滕县古遗址进行了调查,其中以1964年春的考古调查较为全面;20世纪70年代又先后进行了调查与复查,发现遗址多达80余处,以年代的早晚为序,有北辛类型、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两周文化

等,其中北辛类型明显早于大汶口文化,并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sup>[6]</sup>。1978年秋和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滕县博物馆先后对北辛遗址进行了两次集中发掘,从大汶口文化墓葬打破北辛文化层以及其他文化遗存综合分析,北辛遗址年代上早于大汶口文化,而且出土的遗物较多,可以代表这一地区的这种类型的文化面貌,北辛文化命名<sup>[7]</sup>。北辛文化之所以被命名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与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从目前发现的北辛文化遗址来看,北辛文化陶鼎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还包括苏皖北地区以及胶东半岛东北部,主要遗址有20处(表1)。

表1 北辛文化陶鼎分布情况

序号	遗址名称	所在地	序号	遗址名称	所在地
1	北辛遗址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 东南北辛村北首薛故河南岸	11	西南庄遗址	山东省邹平市苑城乡西南庄西
2	西康留遗址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北	12	后李遗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齐陵镇后李官庄村西北
3	王因遗址	山东省济宁市 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王因村南	13	桃园遗址	山东省青州市东夏镇桃园村南
4	东贾柏遗址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城东贾柏村东南	14	白石村遗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北麓
5	玉皇顶遗址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安居镇星海村南	15	大村遗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 花果山乡南云台山西麓
6	张山遗址	山东省济宁市郊区长沟镇张山村北	16	二涧村遗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 岗嘴村锦屏山东南麓二涧水库
7	西桑园遗址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小孟镇西桑园村西	17	大伊山遗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云县城北大伊山东麓
8	大汶口遗址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 卫驾庄和宁阳县堡头村之间	18	万北遗址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贤官镇万北村
9	张官遗址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张官村北	19	大墩子遗址	江苏省邳州市四户镇竹园村东
10	王官遗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刁镇街道王官村南	20	石山孜遗址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石山孜村北

## 2 北辛文化陶鼎的型式

北辛文化陶鼎的分型分式主要基于形制的异同及制作工艺的进步。形制演变主要体现在器体重要部位及纹饰的变化,工艺的进步具体体

现在鼎身与鼎足接痕的变化。可把北辛文化陶鼎分为A、B、C、D、E五型,Ca、Cb、Da、Db、De五个亚型,I、II、III式,早、晚二期。根据考古资料,现对鲁中南、鲁北、苏皖北及胶东四个地区的陶鼎作型式分析。

## 2.1 鲁中南地区的陶鼎型式

鲁中南地区的陶鼎器形早期主要分为钵形

和罐形,晚期主要分为釜形、盆形、罐形和盂形。现结合器物的具体形制分型分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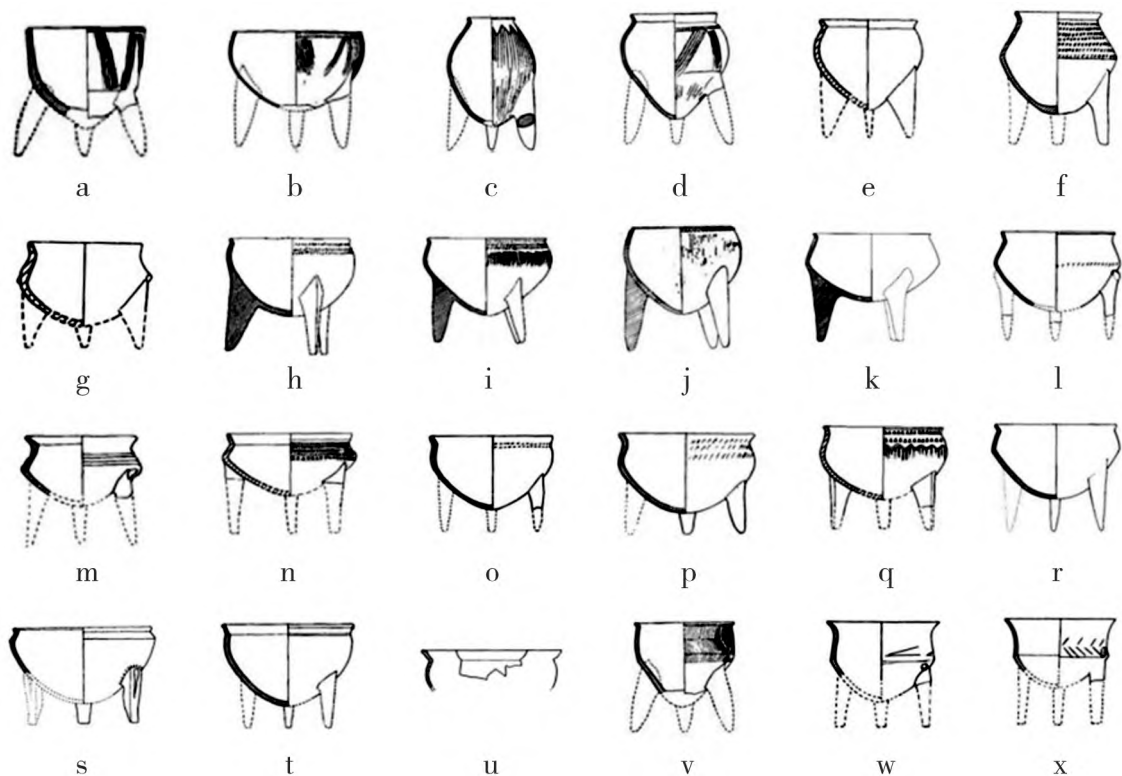


图 1 鲁中南地区陶鼎型式

a.A 型 I 式(北辛 H706:1);b.A 型 II 式(北辛 H401:22);c.B 型 I 式(北辛 H1001:26);d.B 型 II 式(北辛 H701:13);e.B 型 I 式(大汶口 T5③B:1);f.B 型 II 式(大汶口 H24:7);g.B 型 III 式(大汶口 IV T615⑤B:20);h.Ca 型 I 式(王因 T4009H4005:1);i.Ca 型 II 式(王因 T266⑤:29);j.Ca 型 II 式(东贾柏 H13:36);k.Ca 型 III 式(王因 T4009H4005:7);l.Cb 型 I 式(大汶口 T71⑦:1);m.Cb 型 II 式(大汶口 I T312⑥:19);n.Cb 型 III 式(大汶口 H31:7);o.Da 型 I 式(大汶口 T71⑥:13);p.Da 型 II 式(大汶口 H30:4);q.Da 型 III 式(大汶口 H20:1);r.Db 型 I 式(大汶口 H24:6);s.Db 型 II 式(大汶口 H31:4);t.Dc 型 I 式(大汶口 M1025);u.Dc 型 II 式(大汶口 H23:1);v.Dc 型 I 式(北辛 H307:15);w.Dc 型 II 式(大汶口 I T215⑥:33);x.Dc 型 III 式(大汶口 I T315⑤B:45)

### 2.1.1 早期

根据器体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A 型:钵形鼎,主要以鼎足异同分为两式。

A 型 I 式:直口,口沿外侧有锯齿状附加堆纹,深腹,腹间有折棱,圆锥形足,圜底稍尖(图 1a)。

A 型 II 式:微敛口,口外侧饰两条堆纹,浅腹,圜底,扁锥形足(图 1b)。也有腹间饰曲折划纹、斜方格划纹等。

早期陶鼎中主要在口沿外侧饰各种堆纹,如锯齿状、三角形、曲折形、竖直形、方格形等,也有口沿外饰乳钉纹、腹部饰绳纹等。

B 型:罐形鼎,也以鼎足的不同分为两式。

B 型 I 式:小口,深腹,最大径在腹中,腹上部饰曲折纹,腹下部饰竖直蓖纹,圜底且下尖,圆锥形足(图 1c)。

B 型 II 式:深腹,腹饰曲折纹,最大径在腹上部,尖圜底,扁锥形足(图 1d)。

鲁中南地区早期陶鼎以钵形鼎为主,罐形鼎次之,均为夹砂陶。北辛遗址陶色以黄褐色为主。西康留遗址以红褐色居多,也有单纯的红色和少量的灰色陶鼎。钵形鼎足以圆锥形为主,扁锥形足数量较少,罐形鼎亦同。早期陶鼎的制作工艺主要体现在鼎身与鼎足之间的衔接痕迹由明显到消失的变化。比如,圆锥形足钵形鼎的接痕相对明显,而扁锥形足钵形鼎和罐形鼎的接痕已基本消失。早期钵形鼎的变化主要是由直口(敞口)向敛口(微敛口)的转变,圜底稍尖向圜底的变化。罐形鼎的口沿呈现由小变大的趋势。

### 2.1.2 晚期

按器体形制的不同,分罐形、釜形、盆形、孟形四型。

**B型:**罐形鼎,按腹部、圜底、鼎足之差别,分为三式。

**B型I式:**卷沿,侈口,圆唇,圆腹略下垂,最大腹径偏上部,尖圜底,侧装扁锥形足(图1e)。

**B型II式:**斜折沿,折腹且折棱明显,圜底,侧装扁圆形足(图1f)。

**B型III式:**微侈口,近直沿,腹部略鼓,大圜底,侧装扁锥形足,偏矮(图1g)。

**C型:**釜形鼎,按照口腹比、腹夹角、颈大小和鼎足的区别,又分为两个亚型。

**Ca型:**以口径和最大腹径比例再分为三式。

**Ca型I式:**窄沿,口腹径接近等宽,圜底,侧三角扁锥形足(图1h)。

**Ca型II式:**窄沿,最大腹径大于口径,上腹浅,最大腹径偏上,圜底下尖,侧三角扁锥形足(图1i);也有口沿饰附加堆纹,上腹饰稀篔纹(图1j)。

**Ca型III式:**折腹,最大腹径略大于口径,多为侧三角扁锥形足(图1k)。

**Cb型:**以腹夹角的异同又分为三式。

**Cb型I式:**窄沿,腹夹角呈钝角,最大腹径偏上部,尖底下垂,三角圆锥形足(图1l)。

**Cb型II式:**卷沿,腹夹角近直角,最大腹径居中,尖圜底下垂,三角圆锥形足(图1m),也有三角扁锥形足。

**Cb型III式:**卷沿,锐折腹,上腹浅,下腹急弧收,最大腹径偏上,圜底下尖(图1n),锐折腹釜形鼎又有无颈、矮颈和高颈之分。

北辛文化釜形鼎的主要变化是口部逐渐变小。不过,大口折腹釜形鼎一直持续到北辛文化晚期,颈部从无颈到高颈变化,腹部由圆折向锐折发展,底部由尖底下垂向大圜底转变,鼎足多为三角圆锥形足向侧三角锥形足演变。

**D型:**盆形鼎,按口沿、唇口的不同又分三个亚型。

**Da型:**按卷沿、鼓腹以及鼎足再分为三式。

**Da型I式:**卷沿,腹部最大径偏上部,尖圜底微下垂,圆锥形足(图1o)。

**Da型II式:**卷沿,腹部最大径近中,圜底下垂,圆锥形足(图1p)。

**Da型III式:**卷沿,腹部最大径居中,近圜底,侧装三角形足(图1q)。

**Db型:**按折沿、折腹、圜底情况,又分为三式。

**Db型I式:**侈口,斜折沿,腹部微折,圜底略下垂,侧装扁圆形锥形足(图1r)。

**Db型II式:**平折沿,方唇,腹壁斜直,下腹缓内收,正装扁平长方形足(图1s)。

**Dc型:**多为折沿、圆腹、尖圜底的大型夹蚌陶鼎,按唇口不同又分为两式。

**Dc型I式:**侈口,圆唇,宽沿斜折,深腹,最大腹径在上部(图1t)。

De 型 II 式:侈口,尖唇,宽沿斜折,鼓腹,最大腹径偏上部(图 1u)。

北辛文化盆形鼎的主要变化是最大腹径由上部向中部变化,圜底由尖下垂向大圜底转变,鼎足由圆锥形足向三角形足转变等。

E 型:孟形鼎,按唇口、腹部之异同,又分为两式。

E 型 I 式:卷沿,腹上部微鼓,尖圜底,扁锥形足,有波浪划纹(图 1v)。

E 型 II 式:尖唇,腹壁上近直,下缓收,腹上部饰较密的“人”字形纹(图 1w)。

E 型 III 式:圆唇,折腹,腹稍浅,圜底,上腹饰“人”字形纹(图 1x)。

鲁中南地区北辛文化晚期陶鼎以大汶口遗址和王因遗址最为典型。大汶口遗址陶鼎以釜形、盆形居多,罐形和孟形次之;陶质以夹砂为主,夹蚌次之;陶色以红褐为主,也有褐红色<sup>[8]38</sup>。王因遗址陶鼎以釜形居多,盆形次之。釜形鼎又有夹砂和夹蚌之分,其中夹砂鼎多为褐色、红褐色或者红色,夹蚌鼎为褐色,器形较大,应是当时的主要炊器;盆形鼎为泥质红陶,敞口,浅腹,矮足,器形较小,应是作盛器使用的<sup>[9]52</sup>。除此之外,还有汶上东贾柏遗址,济宁

玉皇顶遗址和张山遗址,其中汶上东贾柏遗址出土的陶鼎按器形分为釜形和罐形,以釜形居多,两种器形多为夹砂陶,褐色或者红褐色,也有夹草末褐陶<sup>[10]</sup>。济宁玉皇顶遗址出土的釜形鼎,陶质为夹砂和夹蚌,陶色为褐色或红色,其中出土的 1 件夹砂红陶小鼎,锥形足,器身呈半球状<sup>[11]</sup>。济宁张山遗址出土 1 件夹砂红褐陶釜形鼎,口径 15 厘米,通高 8 厘米。出土的 11 件鼎足和 2 件鼎口沿,均为夹砂红褐陶,其中 1 件扁圆形鼎足(T1④:1)残长 25 厘米,应是 1 件较大的鼎足,其他鼎足残长在 6 到 12 厘米不等<sup>[12]</sup>。从鲁中南地区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分析,北辛文化陶鼎的主要特征变化是:以夹砂陶为主,尖圜底向大圜底的转变,腹夹角由钝折角向锐折角趋势发展,直口向侈口或敛口改变,最大腹径由偏上腹向中间转移等等。

## 2.2 鲁北地区的陶鼎型式

鲁北地区陶鼎主要分布在滨州邹平市、济南章丘区、淄博临淄区(主要包括后李二期文化)。主要器形,早期有钵形鼎,与鲁中南的相似或者相近;晚期有釜形、孟形和罐形鼎。结合具体形制的区别分型分式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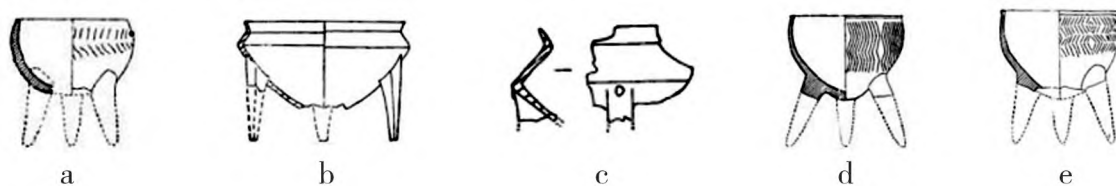


图 2 鲁北地区陶鼎型式

a.A 型(邹平苑城标本苑:027); b.C 型 I 式(后李 H2452:11); c.C 型 II 式(后李 H2452:13); d.E 型 I 式(邹平苑城标本苑:086); e.E 型 II 式(邹平苑城标本苑:028)

### 2.2.1 早期

A 型:钵形鼎,敛口或微敛口,口沿下方多饰一周 6 个乳钉,上腹刻划横排“八”字纹一周,圆

锥状足(图 2a)。

### 2.2.2 晚期

按器形的不同可划分釜形、孟形和罐形

三型。

C型:釜形鼎,折腹,尖圜底,按大、小口又分为两式。

C型I式:大口,斜折沿,圆唇,腹夹角近90°,夹砂红陶(图2b)。

C型II式:小口,锐折腹,尖圆唇,夹砂红陶(图2c)。

E型:盂形鼎,按圜底异同可分为两式。

E型I式:微敛口,平沿,圆唇,腹略下垂,饰连续刻划纹(图2d)。

E型II式:近直口,深腹微垂,圆腹稍浅,饰两周“人”形纹(图2e)。

鲁北地区出土陶鼎的遗址主要有邹平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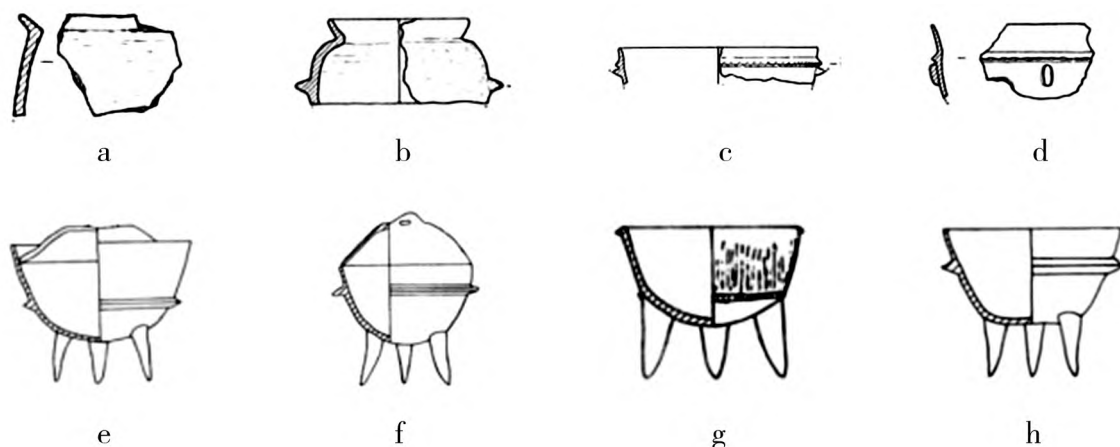


图3 苏皖北地区陶鼎型式

a.B型I式(石山孜 H219:1);b.B型II式(石山孜 H135:14);c.C型I式(石山孜 T0823⑦:10);d.C型II式(石山孜 T0725⑦:16);e.D型I式(大伊山 M27:2);f.D型I式(大伊山 M31:4);g.D型I式(万北 T11⑨:3);h.D型II式(大伊山 M30:2)

B型:罐形鼎,鼓腹,按口沿不同分为两式。

B型I式:夹蚌红褐陶,直口,溜肩,鼓腹(图3a)。

B型II式:敛口,折沿,束颈,带扁长方形整手,夹蚌红褐陶(图3b)。

C型:釜形鼎,按腹部变化主要可分为两式。

C型I式:夹蚌红褐陶,直口,圆唇,斜直腹,

城、后李二期以及王官遗址等。早期的钵形鼎与北辛遗址的钵形鼎相近,晚期的釜形鼎和盂形鼎略晚于鲁中南地区的同类器物。由于出土的陶鼎数量较少,无法进行较为详细的型式划分。

### 2.3 苏皖北地区的陶鼎型式

苏皖北地区的陶鼎主要分布在淮河下游地区,以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沭阳万北遗址、邳州大墩子遗址以及安徽淮北石山孜遗址最有代表性。该地区出土的陶鼎以盆形鼎居多,也有釜形、罐形等,陶质、陶色及形制与鲁中南地区北辛文化晚期十分相近。结合器物的具体形制分型分式如图3所示。

口外附一周凸棱状泥条,泥条下方装有整手(图3c)。

C型II式:夹砂蚌红褐陶,直口,圆唇,斜弧腹,口沿下附一周凸棱状泥条,泥条下捏有椭圆形泥突(图3d)。

D型:盆形鼎,无沿,按照弧腹、圜底异同分为两式。

D型I式:无沿,敞口,斜直腹,圜底(图3e-g)。

D型II式:无沿,敞口,斜弧腹,平底(图3h)。

苏皖北地区的陶鼎与鲁中南地区的陶鼎器形相近,尤其是在腹饰的附加堆纹和圆锥形鼎足上,从陶鼎的形制分析,苏皖北陶鼎的年代相当于鲁中南北辛文化晚期<sup>[13]</sup>。这可能是北辛文化南下的结果。然而,由于苏皖北出土的北辛文化

陶鼎多是残器,而且出土的陶鼎数量相对较少,其陶鼎的文化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 2.4 胶东地区的陶鼎型式

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烟台白石村遗址最具代表性,白石村遗址根据地层的不同又分为白石一期文化(4、5层)和白石二期文化(2、3层),根据出土陶鼎的形制变化将白石一期的陶鼎划为早期、白石二期的陶鼎划为晚期。结合具体的形制分型分式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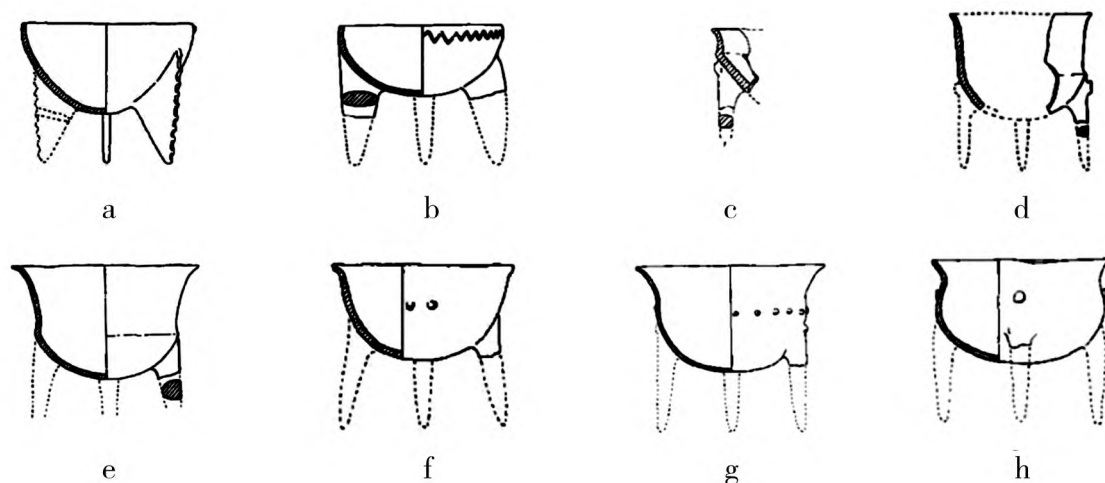


图4 胶东地区陶鼎型式

a.A型(白石村81ITG2④:177);b.A型(白石村81ITG2⑤:178);c.C型I式(白石村80ITG1⑤:351);d.C型II式(白石村80ITG1②:341);e.C型III式(白石村80ITG1③:105);f.D型I式(白石村81ITG2③:28);g.D型II式(白石村81ITG3②a:161);h.D型III式(白石村81ITG3③:55)

### 2.4.1 早期

A型:钵形鼎,敛口,圜底近平,侧三角扁形足,足外侧捺出锯齿形(图4a)。

### 2.4.2 晚期

主要为钵形鼎和盆形鼎,并以此分为二型。

A型:钵形鼎,侈口,圆唇,腹略浅,上腹饰“M”形刻划纹,足横面近椭圆形(图4b)。

C型:釜形鼎,根据上下腹深的不同,又分为两式。

C型I式:夹云母红褐陶,侈口,上腹浅,下

腹深,内折明显,圜底,方锥形足(图4c)。

C型II式:夹云母灰褐陶,近直腹,上腹较深,下腹浅而内折,圜底,半圆锥形足(图4d)。

C型III式:夹云母红褐陶,敞口,上腹较深,下腹较浅,圜底,半圆锥形足(图4e)。

D型:盆形鼎,按颈部、腹部的不同,又可分为三式。

D型I式:卷沿,弧形腹较深,圜底,圆锥形足(图4f)。

D型II式:大卷沿,颈微束,斜弧形腹,颈腹

交界处饰一周乳钉(图 4g)。

D 型Ⅲ式:宽沿,束颈,鼓腹稍浅,最大腹径偏下,圜底,圆锥形足(4h)。

烟台白石村遗址出土的早期陶鼎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口沿外侧多饰细泥条状附加堆纹或者锯齿形划纹,圜底,方唇,直口微敛,侧装扁三角形足<sup>[14]</sup>。晚期陶鼎以夹云母陶为主,纹饰以乳钉纹、刻划纹为主,其中鼎足乳钉风格与鲁北的陶鼎相似<sup>[15]</sup>,在年代上偏晚。由于胶东地区陶鼎的遗址较少,出土的陶鼎数量也少,陶鼎的年代还有待于考古发掘资料的进一步补证。

### 3 北辛文化陶鼎的分期与年代

关于北辛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栾丰实有过专门研究<sup>[16]</sup>。以北辛遗址为代表,从地层和出土器物分析,北辛遗址北辛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汶上东贾柏遗址北辛文化分为早、晚两期<sup>[10]487</sup>,相当于北辛遗址北辛文化的中、晚期。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分为早、晚两期<sup>[8]67-68</sup>,相当

于北辛遗址北辛文化晚期。王因遗址第⑤层为北辛文化遗存<sup>[9]12</sup>,相当于北辛遗址北辛文化晚期。在北辛文化分期基础上,北辛文化陶鼎的分期与年代具体如下。

#### 3.1 北辛文化陶鼎的分期

陶鼎是北辛文化的代表器物,其分期显然要基于北辛文化的分期。笔者在栾丰实关于北辛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北辛文化的陶鼎作深入探讨。从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来看,北辛文化陶鼎始于北辛文化中期,至北辛文化晚期成为海岱地区最重要的陶器。根据北辛文化陶鼎出土的地层及陶鼎的形制等,并结合北辛文化的分期,北辛文化陶鼎可分为早、晚两期。从北辛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陶鼎分析,北辛遗址北辛文化中期陶鼎为北辛文化陶鼎早期,汶上东贾柏北辛文化陶鼎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晚期的晚段,大汶口北辛文化的陶鼎相当于北辛文化陶鼎晚期,王因遗址亦同,也相当于北辛文化陶鼎的晚期。北辛文化遗址陶鼎分期分段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北辛文化遗址陶鼎分期分段对应关系表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陶鼎	北辛遗址	东贾柏遗址	大汶口遗址	王因遗址
早期	1 段				
	2 段				
中期	早期	3 段	H710、H706、H1002、 H307、H1001		
		4 段	H505、H401	H13 组	
晚期	晚期	5 段		74 南区④、⑤层,74 北区 和 78 I、IV 区⑥-⑧层	第⑤层
		6 段	H32、H304、H701	H2 组	

#### 3.2 北辛文化陶鼎的年代

据北辛遗址考古发掘的测年数据分析,鲁

中南地区的北辛遗址中期距今约 6 800~6 500 年,晚期大约距今 6 500~6 300 年<sup>[7]</sup>;大汶口遗

址北辛文化早期距今约 6 470~6 210 年,晚期约距今 6 210~6 100 年<sup>[8]68</sup>。其他地区的北辛文化遗址没有详细的测年数据,仅有的也是与鲁中南北辛文化陶器因素比较得出的参照年代。因此,结合陶鼎在北辛文化遗址所处的地层,并分析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鼎之间的紧密关系,可知北辛文化陶鼎早期的年代距今约 6 800~6 500 年,晚期距今约 6 500~6 100 年。

#### 4 北辛文化陶鼎的发展与演变



















北辛文化陶鼎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夹蚌陶,陶色以红、褐色为主,也有少量灰色。早期陶鼎以钵形为主,罐形次之;晚期包括釜形、罐形、盆形、孟形、盘形,不见钵形。早期的钵形鼎主要分布于鲁中南的滕州和鲁北的邹平地区,鲁中南以北辛遗址和西康留遗址为代表。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北辛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时期的钵形鼎约占同期总数的 60%,而且年代最早,显然是海岱地区陶鼎的鼻祖。而距离北辛遗址较近的西康留遗址北辛文化陶器组合中,陶鼎是仅次于陶釜的器物,也以钵形鼎居多,其陶质、陶色及形制与北辛遗址十分接近,显然是同时期的同类型遗存。鲁北邹平苑城北辛文化陶鼎中也以钵形鼎居多,敛口、圜底、圆锥形足、乳钉纹等特征与鲁南的北辛文化陶鼎相近。

北辛文化晚期,陶鼎已扩展至鲁中南、鲁北和苏皖北地区,胶东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北辛文化晚期陶鼎就器形而言,鲁中南以釜形鼎居多,盆形、罐形及孟形次之,盘形鼎也有发现;鲁北也以釜形鼎居多;苏皖北和胶东地区以盘形鼎居多。鲁中南地区以大汶口遗址和王因遗址为代表,其中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时期陶鼎最

为丰富,器形以釜形、罐形及盆形居多,王因遗址出土的陶鼎以釜形占比最大。鲁中南釜形鼎最突出的特征是釜夹角由早到晚呈变小之趋势,早晚段罐形鼎、盆形鼎主要变化是腹部最大径呈下移趋势。鲁北地区的釜形鼎以折腹为主要特征,以后李遗址二期为代表。苏皖北地区盆形鼎的变化主要是在圜底的变化,由早至晚呈圜底稍尖到近平趋势。胶东地区早期陶鼎以钵形为主,晚期以盆形、釜形为主,在形制上与鲁中南地区十分相似,陶质多为夹云母红褐陶,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夹砂陶。

通过对北辛文化陶鼎型式、分期和年代系统研究,把北辛文化陶鼎分为五型,五个亚型,Ⅰ~Ⅲ式,早、晚二期(表 2),前后持续约 700 年。以北辛遗址、大汶口遗址和王因遗址的地层迭压、打破关系以及陶器因素的前后衔接等综合分析得知,大汶口文化来源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鼎作为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器物之一,其陶质、陶色,以及形制也主要是继承了北辛文化晚期因素。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鼎器形分釜形、罐形、盆形、钵形、孟形,和北辛文化晚期陶鼎形制一致,尤其是北辛文化晚期渐多的釜形鼎成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鼎的重要器形。大汶口文化早期的 Ca 型釜形鼎主要继承北辛文化晚期的锐折腹、圆锥形足以及附加堆纹或锥刺纹等特征,颈部由短颈向高颈演变,逐步演变为加盖釜形鼎;Cc 型釜形鼎主要继承北辛文化晚期的锐折腹、钝折腹,大沿特征异常明显。大汶口文化早期早段的陶鼎与北辛文化晚期相近,早期晚段器物特征趋于稳向稳定发展。因此,从地层、器形、特征三个方面综合考证,北辛文化陶鼎是大汶口化陶鼎的直接来源。

表 2 北辛文化陶鼎的型式与分期表

型式	早期		晚期		
A 型	<p>I</p>  <p>北辛 H706:1</p>	<p>II</p>  <p>北辛 H401:22</p>			
B 型	<p>I</p>  <p>北辛 H1001:26</p>	<p>II</p>  <p>北辛 H701:13</p>	<p>I</p>  <p>大汶口 T5③B:1</p>	<p>II</p>  <p>大汶口 H24:7</p>	<p>III</p>  <p>大汶口 IVT615⑤B:20</p>
C 型			<p>I</p>  <p>王因 T4009H4005:1</p>	<p>II</p>  <p>王因 T266⑤:29</p>	<p>III</p>  <p>王因 T4009H4005:7</p>
Cb			<p>I</p>  <p>大汶口 T71⑦:1</p>	<p>II</p>  <p>大汶口 IT312⑥:19</p>	<p>III</p>  <p>大汶口 H31:7</p>
Da			<p>I</p>  <p>大汶口 T71⑥:13</p>	<p>II</p>  <p>大汶口 H30:4</p>	<p>III</p>  <p>大汶口 H20:1</p>
D 型			<p>I</p>  <p>大汶口 H24:6</p>	<p>II</p>  <p>大汶口 H31:4</p>	
Dc			<p>I</p>  <p>大汶口 M1025</p>	<p>II</p>  <p>大汶口 H23:1</p>	
E 型			<p>I</p>  <p>北辛 H307:15</p>	<p>II</p>  <p>大汶口 I T215⑥:33</p>	<p>III</p>  <p>大汶口 IT315⑤B:45</p>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4-8.
- [2]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 [3]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陶炊器的演化规律[J].中原文物,2007(4):44-47.
- [4] 王兴堂,蒋晓春,黄秋鸯,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J].中原文物,2009(2):16-21.
- [5] 韩建业.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发展演变[J].考古,2015(1):69-79.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80(1):32-44.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4(2):159-191,264-273.
- [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3(6):481-487.
- [11]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济宁市玉皇顶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5(4):3-11,97.
- [12]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张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1996(4):1-7,28,97.
-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濉溪石山孜:石山孜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264-265.
- [14] 杨治国.白石村遗址与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J].华夏考古,2011(2):43-45,53.
- [15] 烟台市博物馆.烟台白石村遗址发掘简报[C]//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89.
- [16]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1998(3):265-288.

(责任编辑:朱艳红)